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
子編道家類
伊尹書一卷　商伊摯
辛甲書一卷　周辛甲
公子牟子一卷
田子一卷　周田駢
老萊子一卷
黔婁子一卷
鄭長者書一卷

任子道論一卷　魏任嘏
洞極眞經一卷　魏關朗
唐子一卷　吳唐滂
蘇子一卷　晉蘇彥
陸子一卷　晉陸雲

伊尹書一卷　商伊摯撰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是伊尹名摯也詩商頌長發玄鳥云阿衡實左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是阿衡乃伊尹官號非名也孟子辨伊尹割烹要湯之事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湯使人以幣聘之云湯三使往聘之出處詳明如此何史遷誤信戰國游士之談而以爲媵臣負鼎俎重誣之也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茲從逸周書呂氏春秋齊民要術劉向七略別錄說苑尸子等書輯得十一篇其有篇目可攷者五篇餘俱收入雜篇錄爲一帙四方令區田法及論公卿大夫列士體國經野與周公規模不異本味一篇要即鹽梅和羹之旨而以奇偉之筆出之不知者逆以制烹俾會而有庖人酒保之枝辭也至於九主之名及阻職貢之策與戰國術

士語近殆所謂依託者乎今亦不能區分就裒一編
依班志入道家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伊尹書　序　二娥館補校　七十卷二

伊尹書

商伊摯撰

四方令逸周書曰伊尹朝獻商書　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　鮫之鬣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南鬼親枳已閭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駃騠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逸周書王會解

伊尹書　一　二娥館補校　七十卷四

本味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燔以爇火發以犧羝明日設俎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

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鼎之鹽水居者腥肉獵者膋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爽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煎熬之翠逃潛之擧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蓋水之魚名曰鰿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生昆侖之上赤水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鮭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許慎說文解字禾部秬字注引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集韻去聲三十七号秬字注同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捘淵之上有百果焉堯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焉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乙乙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要矣豈越越多業哉呂氏春秋本味篇

先己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脩其大經則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

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呂氏春秋先己篇

九主

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記殷本紀九主者有法君有君授君勞君逸君寄君破君圀君三歲祉君凡九品圖書其形劉向七略別錄

區田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廣盡地力凡

伊尹書　齊民要術卷一引氾勝之書補校

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行人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爲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穜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善悉以一尺地積穜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穜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一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七寸

伊尹書　五行大義卷八引作九寸據後漢書注改

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六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莠之區間草以刻刻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刨鎌比地刈其草矣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氾勝之述伊尹區田後漢書劉般傳章懷太子注引上農區田以下文選卷五十三稽叔夜養生論李善注引上農區田至得百斛文句皆小異

雜術凡佚文無篇目可考者附錄於後

湯問伊尹曰書可爲邪伊尹曰五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尸子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使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風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思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毛無遺爰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惠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劉向說苑君道篇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失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隔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實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說苑臣術篇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同上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後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伊尹書　八瓊瑤館補校　七十卷十一　說苑權謀篇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辛甲書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傳以爲周太史劉向別錄以爲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爲公卿封長子漢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左氏春秋襄四年傳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韓非子說林引其與周公議伐商蓋之語是佚說之僅存者據輯並附考爲卷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諸銘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書與太公書同入道家知非取譎虛而叩寂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辛甲書　序　一　瓊瑤館補校　七十卷十二

辛甲書

周辛甲撰

虞人之箴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歇臣司原玽告僕夫春秋左傳襄四年

敔篇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

一　姚振宗補校七十卷十三

不如服衆小以知大乃攻九夷而商盡服　藝非子說林

附考

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名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　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杜預注辛甲周太史孔穎達正義曰語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

漢書藝文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二　姚振宗補校七十卷十四

公子牟子一卷周魏公子牟撰漢志道家公子牟四篇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其書隨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兹從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所引掇拾綴補可稱篇之缺理見其大旨辯滔悟宜乎折堅白異同之論使公孫龍口呿而舌舉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公子牟子　序　　嫏嬛館補校　七十卷十五

公子牟子

周　魏公子牟　撰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沈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坻井之鼈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

公子牟子

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招井之謑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予乃規規焉而求之以察察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予往矣且予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秋水篇

公子牟子

二　國朝館閣校七十卷十七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遊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卒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麾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將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墟庶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寫車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轅也

戰國策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引桓子新論曰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訓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愛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視近而必求良工者非寫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又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七引魏牟見趙王王敗縱而冠不成與縱作雖納用此篇之義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公子牟子

三　國朝館閣校七十卷十八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莊子作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莊子無猶字不作未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呂氏春秋作縱之　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莊子讓王篇審爲篇　淮南子道應訓引作詹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矣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丹乎魏公子牟曰微君之言牟幾忘語吾君君知夫富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

期而騎自至乎騎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而死白至乎穫侯曰善敬受明教劉向說苑敬慎篇

公子牟子

四庫提要補校七十卷十九

田子一卷周田駢撰駢齊人與愼到接子環淵皆學黃老之術皆有所論附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注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呂氏春秋輯得佚說三篇其一篇與淮南子所引互有詳畧異同參訂校補並附考爲卷其說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始尸子所謂田駢貴均者邪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四庫提要補校七十卷二十

尸子　序

田子

周　田駢　撰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淮南子無者字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呂氏春秋引無此句據淮南子補願聞齊淮南子無齊字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淮南子作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淮南子材作爲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也呂氏春秋作願王之駢自取齊國之政也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帝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

五帝以昭神明以鴻呂氏春秋引至此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淮南子引莊子道應訓並引此節詳畧不同互參訂補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駢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呂氏春秋用衆篇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敬田子聽之罷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命子

謂田駢曰客士與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弁衣上所衛施也士所弁衣客所衛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大燭一門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乎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如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異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素樸呂氏春秋士容篇

附錄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漢書藝文志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此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莊子雜篇天下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田子

附錄　一　姚振宗補校　七十卷二十三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同上

田子貴均尸子

陳駢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呂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後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貲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宦過畢矣田子駢戰國策齊策

老萊子一卷周楚老萊子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注楚人與孔子同時隋唐志皆不著錄蓋佚已久茲從莊子孔叢子尸子皇甫謐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爲卷家宛斯先生繹史云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二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同也翰案史記云老萊子亦楚人明與老子同國孫綽遊天台山賦蹤二老之元蹤注二老老子老萊子也二老道同故以之合傳矜知規仲尼以莊子引之自是老萊語後人誤爲老聃國策或謂齊黃引老萊子教孔子事君但言孔子亦即指子思非仲尼也穆公時老萊猶存此所以稱壽者與屈城馬國翰竹吾甫

老萊子

周　楚老萊子　撰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邱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邱去汝躬矜與汝容智斯爲君子宗仲尼揖而退蹝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而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驕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爲驩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蹻蹻以興事以毋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莊子外物篇）

一編珠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五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傚也事君道行言聽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孔叢子抗志篇）

圖策或謂齊黃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似也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尸子引老萊子）

老萊子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皇甫謐高士傳）

老萊子

二編珠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六

附錄

孔子曰德滋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國無道處賤不問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大戴禮記儒行篇文子篇史記索隱引有國無道二句

老萊子者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史記老子列傳

老萊子占之壽者劉向七略別錄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斕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爲小兒啼或弄鵝鳥

老萊子　附錄　三姑娘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七

於親側後漢書注引列女傳

老萊子者楚公室亂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蓬蒿爲室枝杖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貧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鉄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爲老萊子人莫知其所終也皇甫謐高士傳

黔婁子一卷周黔婁先生撰皇甫謐高士傳云黔婁先生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諸侯又言著書四篇言道家之用號黔婁子漢藝文志道家黔婁子四篇注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廣韻去聲十九候婁字注引漢藝文志有黔婁子著書黔作甄與今漢志文異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諸家亦無引述之者惟曹氏庭棟搜採孔子及羣弟子言行仿薛據孔子集語作逸語中引黔婁子述聖言一節記原憲事一節所據之書當爲不傳秘本既不可攷姑依錄之

黔婁子　序　一　三姑娘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八

並附考爲卷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鬻婁子　上

周　鬻婁先生　撰

子曰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賈庾語引鬻婁子）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憲攝敝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無財謂之貧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同上引鬻婁子　案此節韓詩外傳卷一劉向新序卷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无能子皇甫謐高士傳皆引之文句小異注引作鬻婁子在五家書前當是原出處也）

附考

鬻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簡不求進諸侯咸悉其公聞其賢使致禮賜粟三十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聽之以黃金百斤聘以爲卿又不受著書四篇號鬻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皇甫謐高士傳）

鄭長者書一卷周鄭撰人姓名缺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韓非子外儲說引一則是佚篇中語據錄以存一家說主虛無見深探道旨不且隱合禪宗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鄭長者書

周　鄭長者　撰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烏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原田子方曰善予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欲知原而未得所以爲原夫虛無無見者原也（韓非子外儲說）

任子道論一卷魏任嘏撰嘏字紹先一作照先樂安博昌人官至河東太守附見魏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嘏別傳敘述甚詳別傳謂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隋家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唐志同又別有任嘏願道士論三卷馬總意林亦載任子十卷於人物志三卷後注云名奕考諸史志無任奕者書之目奕蓋嘏之訛也今其書佚意林載十七節又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九節參互考訂並附別傳爲卷初學記引作任嘏道德論他皆引作任子茲依隋唐志題任子道論既訂名奕之訛因改題魏任嘏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任子道論

魏　任嘏　撰

學所以治己敎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爲智不勤敎則無以爲仁馬總意林卷五引上二句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三引有下四句

喜能歌舞怒能戰鬬意林卷五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同上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任子道論

者凡民也同上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也御覽有也字履深冰而不敢結木條而不折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意林卷五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

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溫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
而不可奪堅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者貧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唯聖
人能儉之並同上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
水氣人急而賊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羅之鄉賢人不入
危國智者不輔亂君意林卷五

二編緣館補校七十卷三十五

在子道論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
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霸者難佐並同上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
古之公也儻今之公也薄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三十七
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
也爲我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同上
有黃金則鎰石詠一字有明珠則魚目淵故一眞起而
萬僞動一利立而萬詐生北堂書鈔卷九十九

譬喻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
是陣之體也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
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
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義於
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義其君之尊
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徐堅初學記卷十七引任嗣道德論曰夫賢人者積義於朝播仁風於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文何脫略不全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引任子此節差完其
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初學記作貴據御覽訂之俊龜龍爲
在子道論

三編緣館補校七十卷三十六

介蟲之長楩楠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初學記卷三十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五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
能謝太平御覽卷三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善注引上二句無爲字
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家
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
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囚伯氏伯氏
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九
丹淵之珠沉於黃泥太平御覽卷八百三

服字紹先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旗以玉行楊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勑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幷招舉孝廉歷破棄舊呼令服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服取值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名僮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其買者欲隨時價取贖服自取本價八匹其買者愈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擔耕服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服服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服質之然後意解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服應其旌爲隃酋侯庶子相國東曹

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假本自在禁省竊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服爲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服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副羣言（魏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服別傳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又卷四百二十六又卷四百三十並引任服別傳載裴注爲略裴注脫字紹先三字據御覽補一作照先）

洞極眞經序

魏　劉朗　撰

朗業儒書藉積數世矣自六代祖淵會鼎國之亂徙家於汾河所藏之書散逸幾盡其秘而存者唯洞極眞經而已六世祖嘗謂家人曰洞極眞經聖人之書也吾後數世當有賢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於稷契倘不時偶其顏淵之流乎是經之蘊當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聞遺言於祖父敢不勉勉以發揚先祖之意乎因伏讀累年思以傳次然而性蒙識泥不能洞

遠聞崆峒山有栫先生者世之異人也故往師焉至之幾歲孜孜靡倦未嘗敢廢爺子之禮一日齋戒熏浴發卷以請其蘊先生乃掩卷而歎曰此天地之樞機聖人之壺奧也潛而不傳也久矣予孰從而得之則其以先祖之言告先生因爲朗者冀以明其大端作則以指諸人事於是洞極之義煥然可詳朗既得而藏有頃聞先生已飛昇矣嗚呼聖人之言將假先生而視諸人耶將不可使下民知之耶何先生之傳而不留矣朗以爲天以先生而啓之而不可以先生盡之使書之者其非朗乎因以先生之異則附於經又編其遺言爲洞極論凡十一篇復作傳以釋其蘊爲圖以序其爲庶乎來者知洞極之道焉時

太和末年正月上休日序

洞極眞經

魏 關朗 撰

生傳第一

三生式生式生式生洪明正一式冥虛傳曰冥物始生也一式形虛爲傳曰形虛爲質始成也一式罔不利傳曰罔不利濟於用也翼曰陽秉曰生洪哉大也明哉正哉極也惟生故能大盛而極焉則曰聖人以化育天下胡一桂啓蒙翼傳外篇

次萌息華茂止安粹實通九傳 佚

資傳第二

三資式資式資式資天生地育而人資類曰取天地之道曰資敎其資三極之情可見矣則曰聖人以順天地而創法立制三式資其象以制服器傳曰資其象制服器也三式資其器以闢田里以興地利傳曰資其器與地利也三式資其用以化育兆姓傳曰資其用化育兆姓其道大也

次用達典索悖靜平序通九傳 佚

育傳第三

三育式育式育式育洪明翼曰陰能成陽之生曰育育則洪洪然後正則曰君子以承君闢化以育兆姓二式女子育於家正臧傳曰女子育於家育在內也不正則否正乃臧也二式乃盭乃萌育於田傳曰乃盭乃萌育於田也二式利用獲傳曰利用獲育道成也

次和塞作煥幾抑冥通通九傳 佚

敘本論 並圖

生三興三達三實三萌三通三茂三息三抑三
煥三華三幾三安三育三靜三序三止三冥三

捽三索三用三和三悖三塞三作三平三資三

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偶者謚其畫易曰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謂乎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以爲三象是故一爲生之式四爲生之式七爲生之式二爲育之式五爲育之式八爲育之式三爲資之式六

爲資之弍九爲資之弍因而變以成七十有二爲

明變論並圖

生三煥三實三興三烽三茂三達三序三和三資三抑三作三冥三塞三平三通三幾三育三萌三華三安三悖三止三靜三息三柔三生之象育乘其弍而爲煥三乘其弍而爲實三乘其弍而爲興三資乘其弍而爲烽三弍而爲茂三弍而爲達三育弍資弍而爲序三育弍資弍而爲和三育之爲生乘其弍而爲萌三弍而爲烽三弍而爲

安三資乘其弍而爲悖三弍而爲止三弍而爲靜三生弍資弍而爲息三生弍資弍而爲柔三三資之爲生乘其弍而爲抑三弍而爲用三弍而爲作三育乘其弍而爲冥三弍而爲塞三弍而爲平三生弍育弍而爲通三生弍育弍而爲幾正三此之謂變爲之道也

極數

子曰天一地二人三天四地五人六天七地八人九三極之數四十五天十有二七　四　地有十五二五　八　人有十八三六　審其數而盡之三十有九則弍除天地人六數外有三十九除人三數外有三十六數歸之於天四十有二則弍四十二歸之地四十有五則弍洛書全數歸之於人生之策百一十七三畫計三十九育之策百二十六三畫計四十二資之策百三十五三畫計四十五遺其餘則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愚計三策之數未甚不合遺其餘七六五然後合三百六十之數易計乾揲之策三顯冥之道盡矣

原名

朗問曰經取極名之何謂也子曰形而上者謂之天日月星辰皆天也形而下者爲之地山川草木皆地

也命於其中者爲之人戎狄禽魚皆人也酌其源則流可知矣視其表則影可見矣達於此者其知經之名乎

原德

子曰物无不受之謂洪物无不燭之謂明於物无欺之謂正君子體洪臨下明以脩性正以治德故曰洪明正

次爲論並圖

生三萌三息三華三茂三止三安三煥三實三

資三用三達三興三衆三悖三靜三平三序三
育三和三塞三作三渙三幾三抑三異三通三
天地間萬物生生必萌萌而後息息而後華華則茂
物不終茂故所以止止然後安安則得其煥煥則實
實則可以資矣資必有所用用然達達則能興物
不終興興久則衆衆則悖泊悖莫若靜靜則平平則
有序序則可以興育矣育然後和物不終和和久則
塞決塞必有作作則渙渙則幾乎正矣正必有抑
抑則異物不終異故以通而終焉 通同
上

唐子一卷吳唐滂撰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見焉
總意林注據本書言大晉應期一舉席捲云云則撰
述之成定在吳亡入晉之後也隋唐志道家並有唐
子十卷原書久佚意林載十九節又從北堂書鈔藝
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採輯除已見意林者
得佚說八節合前一卷其書論政談兵不盡述道家
之言然如所謂天土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
絕羣之節必襲謗嗤之患其諸和光同塵而究意於
大患在有身者乎宜其景慕魯連終而抗衡元鶴也歷

城馬國翰竹吾甫

唐子

吳　唐滂　撰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馬總意林卷五）

大木百尋根猶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衆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輿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兄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唐子　一（鄭媛飾補校七十卷四十七）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並同上）

大智應期一席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意林卷五　廣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猶震霆二句）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引上二句　五版也字又三百六十七引上二句）

君子守眞使信遺時不容雖有詬辱之恥固所之謗猶傷體毛耳（意林卷五）

鷹隼翬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曰短于自見故以鏡視形心短于自治故以施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一作寤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誘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遙聽達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九耳其兆不可見其端不可覩（並同上）

唐子　二（鄭媛飾補校七十卷四十八）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慮亦不知其歎（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引作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歎慮也）

將勿離旗鼓師之耳目（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八引作將勿離旗鼓旗鼓將之耳目也）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意林卷五）

佐鬬者傷預事者亡（同上）

聖人聞諫若甘味愚者聞諫若荼飴（北堂書鈔卷九）

將者專命千里總師六師攻如雷擊戰如風行（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

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綦毋闓君不可生殺文選陸士衡五等論李善注

君人者秉南面之尊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發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君人者當以江海爲腹山林爲面當使視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太平御覽卷七十六引王山林何有又卷三百七十一引云人君以江海爲腹山爲面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末二句據補

猛將之發觀于虎而慝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露唐子

三十　姬傳館補校　七十卷五十九

閉之如在餅開之如散星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八

吾嘗食資設衆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鷺成列飛翔而過此倘爾何異元鶴二八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希見食衛鼠煮竹根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陳耀文天中記卷五十三

仙人韓終卽韓馮之兄爲宋王採藥王不肯服之終因服之遂得仙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四

蘇子

晉　蘇彥　撰

徼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原注或作尾生

車渠瑪瑙生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會未得其奇也藝文類聚卷八十四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徐堅初學記卷二太平御覽卷十五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文選陸士衡長安有狹邪行李善注

夫人生一代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後漢書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太平御覽卷十二

夫帶方寸之印丈八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干丈之城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又卷九百二十四引脫遊五里之衢四句又卷六百八十引夫走卒圍何叫作列貴作者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懸以抑驄太平御覽卷七十六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太平御覽卷六百七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復
舊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著
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昆蟲近賦九州莫過乎尚
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度莫過乎
商韓識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洞消其
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舊一書人皆
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觀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方艇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轅亡馲告
之不悟復更告商人怒曰吾轅自亡何須汝告惠施
蘇子　二卿輯補校七十卷五引

於乙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煽翠以羽殃身蜂以蜜破體
是以公孫賀得巫而喘泣邳滿之有毀晨之有暮北堂書鈔卷九十九引無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煽三句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上四句有之據補御覽蜂作虻破作致
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三
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史記李斯傳司馬貞索隱引莊子及蘇子

陸子一卷晉陸雲撰雲字士龍吳人官至清河太守事蹟具晉書本傳傳稱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隋唐志道家皆載陸子十卷即新書也今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二節又裴松之魏志注引陸氏異林一節記鍾繇事云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陸氏蓋雲之猶子考陸機傳二子蔚夏或其所作稱清河說定爲新書中語又本傳紀雲作新書下引跗行遇于洲事云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此作書之緜且文筆與異林所引同陸子　一輯補校七十卷五十三

亦陸子佚文也並採錄之陸佃埤雅引陸子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則西京雜記所載陸賈語不敢厠入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晉陸雲撰

三皇垂策而五帝擊羊唐虞按轡禹湯馳轅雖使周公御衡仲尼促節固不已也（徐堅初學記卷九　太平御覽卷七十六　陸佃埤雅卷十二引上四句）

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鍾繇嘗數月不朝（鍾字據御覽八百十九引脫此句御覽補）會意性異常（御覽八百十九作常）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御覽八百十九作常）問者曰必是鬼物（御覽八百八十七作故）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

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勃勃呼之乃入繇意恨（御覽八百十九無意恨二字八百八十七重恨字）有不忍之心（御覽無之字）然猶斫（御覽八百十九作斬）之傷髀（御覽八百十九作踝）婦人即出以新繇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御覽無之字）至一大家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御覽八百十九無衫字八百八十七無著字作白衣青綃衫丹繡裙襦（御覽八百十九作兩當）傷左髀（御覽八百十九作一脚）以裙襦（御覽八百十九作兩當）中繇（御覽八百十九作繇）拭血（趙志遜繇傳裁松之注引陸氏異林此下有收父清河太守殺如此清河陸雲也掾補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九又卷八百八十七並引陸氏異林與裴注小異）雲宵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晚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晉書陸雲傳）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一
子編道家類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　晉杜夷
孫子一卷　晉孫綽
苻子一卷　晉苻朗
少子一卷　南齊張融
夷叟論一卷　南齊顧歡
子編法家類
申子一卷　周申不害

晉氏新書一卷　漢晁錯
崔氏政論一卷　後漢崔寔
劉氏政論一卷　魏劉廙
阮子政論一卷　魏阮武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　晉杜夷撰　夷字行齊廬江灊人官至國子祭酒　晉書有傳　何法盛稱其秉操貞素故以幽求子自號　其書隋志道家有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　唐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　原書久佚　北堂書鈔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　又三國魏志杜畿傳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七條　皆紀畿及子理與恕言行當是夷書　述其先德之美　引者不稱幽求省文也　又御覽引杜子新語一則　新語蓋新書之誤　並據輯錄　其說道清淡以無爲爲家宗　尚老氏書入道家　以此又

謂齊宣見羣羊哀其無罪以求代之　蓋用孟子齊宣王以羊易牛事而誤究心道術　故與偏書不能無舛駁也　歷城馬國翰材吾

杜氏幽求新書

晉　杜夷　撰

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容求大郡太祖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猶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又宜率爲以驗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志杜畿傳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

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碩覈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飾直意與豐殊趣豐竟

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求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家居

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政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時李豐爲常侍黃門喪氣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俣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陽因其舊墅之園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征北將軍程（五字據魏志補）咨欲恕折節謝己恥司馬宣

示之以微意恕答楷書曰況示委曲夫決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向議者言凡人之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脩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棄廟亦遇則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到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白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

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救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呵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恕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高於是遂深文劾恕

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幾奇之故名之曰理

年二十一而卒克字敬叔清虛元韻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永康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章劾未就惟訓集禮記及左氏傳今存于世

阮孝緒志

武字文業淵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宏舒晉太子少傅乎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並同上

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侍水詩序李善注引杜氏幽求子

不仁之人心懷豺虎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杜氏幽求子

銜橛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乎原瞬澤翹尾而馳陸也

藝文類聚卷一百二十六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多陸也二字

扇雲微動涼風夏生

太平御覽卷二十二

秋風晨厲則慘然多愛

太平御覽卷二十四

以舜禹之登庸視孔氏之窮厄不似跛鼈之與辰驥乎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弓折由射之數劍歟因用之者多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鴛鴦絆發崇其非法劍蛾眉鑄求其肝膽非至精誰能知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

駑鴛鏤絆呼名翹陣不可化也

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並同上

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

蓋道清淡以無爲爲家恬虛寂靜宏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同上

衰衣博帶高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蕤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七

輕舟可以救溺滿幕可以濟焚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齊宜見屠羊哀其無非以家代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繼趾路遠而自遺身之志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堯時獲獬豸維其尾以爲帷幔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引杜氏子

象傳說春秋之紀錄政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爲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漢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

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為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為生味而俱美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杜子新語案新語蓋新書之誤傳寫者失之）

杜氏日求新書

（經籍訪補校　七十卷七）

孫子三卷晉孫綽撰綽有論語集解已著錄經籍志道家並有孫子十二卷引或稱孫綽子今佚輯得二十餘節書詮元旨有飄飄欲仙之致而如評譙周勸主降魏及道德王霸之稱號則亦出入乎名法諸家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孫子

序

（經義攷補校　七十卷八）

孫子

晉　孫綽　撰

譙周說後主（御覽引無後字作劉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御覽作謂）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子夫爲社稷死則死之亡則亡之（御覽無二之字）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御覽無矣字）雖過於其父脫首而事僞可謂衛存捐大居正之道（御覽作大哉）（蜀志譙周傳裴松之注引孫綽評）君之正道（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孫子）

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瑚雲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逮

孫子

（無爲館補校七十二卷九）

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九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二十六引黃帝極天衢句又引彭祖前驅二句彭誤作逢）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北堂書鈔卷一百八）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爲舟航（北堂書鈔卷一百三七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七十八）

文選謝靈運出西堂詩李善注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

聖賢極其標牓有大力矣（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

眞人在冬則松竹也（同上）

莊子多寄言海浦得宗象罔求珠旨哉言乎（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又流休文來書謝靈運傳注引無末句）

或問雅俗曰淫哇流雅鄭異謂（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藝妙者以入神造化（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勒刻潘節注）

擊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太平御覽卷十三）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爲而治者道也爲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貢不入義也（太平御覽卷七十六）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正

孫子

（無爲館補校七十二卷十）

上千里傍陰數國（一作四圍）有人曰三字當衍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一作支）釣魚爲餌不足充餱（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又卷八百三十四又卷九百五十二又卷七十二引海人曰橫海有魚一吸萬頃之波）

衛君衛靈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與籠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爲治（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典籍文章之言也理出於天辭宣於人（同上）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兩衡之才櫨柱榱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廈之器

貝矣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四
剡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楫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聚陳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鉼金洪爐盜蹠不貪鵝肉在俎儇徒不食太平御覽卷八百四

火光明于天者煜煜何施焉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
北阜有木焉名曰時好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班鄧之類

是陸佃埤雅釋魚

孫子

荀子一卷晉荀朗撰朗字元達洛陽臨淄氏人荀堅之從兄子也仕秦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降晉部加員外散騎侍郎晉書載記有朗傳稱其著荀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隋志二十卷唐志三十卷並入道家今佚楊慎丹鉛總錄以荀子與秦子並論以爲不特世無其書並罕知其姓名王世貞駁之謂其書道藏有之今偏檢道藏全目實無荀子

弁州大言欺入耳玆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四十餘節按錄爲卷中多春秋遺事足資考證文筆頗似抱朴子據本書有朗棄千金之劒把荀子而趍抱朴子趨謂曰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之語似抱朴朗之門人也諸書多引作荀子荀荀形近而訛據晉書訂正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荀子　序

莊子

晉　莊朗　撰

方外

太公涓釣於隱溪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而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御覽九百三十五魚矣而二字路史注作不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御覽九百三十五作魯連隱而觀焉路史注作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蹏石隱崖且不餌而釣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路史注涓作潤御覽九百三十五又卷八百三十四引作於脫且字仰蘇俯吟及暮而釋竿御覽九百三十五脫又字而作則路史注作伸脫及字而字其縣所處之石皆若曰其蹏簡侍子

崖若路史注作漆處成曰蹏簡成路魯連路史注作季連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脫太字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歎曰巨海推岸投綸五百年矣方吾猶一朝耳路史注脫念蓬歎四句末句作吾方之猶一日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又卷八百三十四引侍子方外至羅竿路史後紀卷四羅苹注案諸書引莊子雖此篇有篇目何考故置於前其無篇目者依書次錄後

志存四海之外書鈔卷十二

朗家楚朗棄千金之劍把莊子而趍抱朴子趨謂曰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莊朗不應常頗何據御覽補夫千金

利劒割之所存焉莊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引朗家楚王而趍下接曰夫千金以下又卷一百二十二引莊朗子云朗棄千金之劍下接抱朴子至存小乎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四引同下多莊朗不應句五字補訂

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履之履莎裳褐衣北堂書鈔兼步裳褐據御覽訂正緩步而去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三引無末句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五句據御覽補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于檻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蒙雖背墉郭無異乎迴漩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榮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一太平御覽卷八十松生于棟而雙闕無異崔嵬之冠蓬蒙

馮讓天下於許子許子曰君言一作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藝文類聚卷十一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四百二十四

堯舜之稱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

事而以弱我我其盖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
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
國而殘乎萬代哉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
孤犢若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若焉用惴惴焉以
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亟犢而去藝文類聚
卷九十四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蒸炙若使曰豕也非大
固不若非人便不珍藝文類聚無蒸炙若以下一十七字據御覽補於今年

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藝文類聚作於今百二十七歲御覽無於字邦字王
乃命冢宰蒸六十五年大如沙壇足如不勝其龍王
異之召衡官擒而量之折十擒豕不量又命水官舟
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蒸不蒸之文類聚無王乃命冢宰蒸之有其字王曰是豕無用一句王命宰夫殺之豕
既死夕乃見夢於燕相御覽無豕既死三字曰造化藝文類聚
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藝文類聚無此三句御覽無今字而
覽補今使君之蛇而化吾生也御覽無得字始得
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欣君之

惠爲報子死焉御覽無而浮舟至此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龍
銜夜光而獻之御覽無後字於作乎末句作矣上而
獻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一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作朝
人有獻蛭邱王大豕者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
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今使君
之靈而化始得爲魯津之伯也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九引云朔人獻大豕於燕相今既
夫豕之豕既死見夢以下並與荀子記同
觀於龍門有一魚焉鱗鬣而蓋乎龍門而爲龍又
一術士凌波踏流而不陷搖銜行歌飄然於龍門而
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
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東海有鼉焉冠蓬菜而浮藝文類聚無浮字據御覽補游於滄海
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類遊於羣岳藝文類聚無之岫七字據御覽補
沈沒而下則隱天之邱潛嶠於重川藝文類聚則沒而下潛於重泉據御覽補有紅蟻者聞而悅之御覽紅作蚓無者字有之字與羣蟻
相要乎海畔欲觀之行御覽作欲往焉月餘日蔬湔未出
羣蟻中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
羣蟻曰此將辭之作也藝文類聚脫日羣蟻三字及蟻中將反五字據之二十六字
據御覽補數日風止雷默藝文類聚無雷默二字據御覽補海中隱湔如
舊御覽隱湔作岳其高聚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道遙壤封之蹟歸服乎窟穴之下（御覽引止此異下無乎字粒下無也比乃物我之壤封作封疆未作伏乎窟穴也）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七　陸佃埤雅卷十引云螘之封山蛛之蟄牧其於道遙一也）晉公子重耳弃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御覽有晉字及中二字）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御覽有其字）執爭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顧而觀之（御覽無乃顧其臣告犯曰此蟲也智之德薄矣（御覽作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貪不如蜘蛛之智執不可謂之人乎（御覽無執不二字）告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御覽無則有邪有嗣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八）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御覽有三子二字）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蓽戶不扉（御覽戶作門蓽作扇）蓋茨不翦而高（御覽作結歐不報（初學記卷十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五）玉人之道也加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初學記卷二十五　白居易六帖卷十二）

荀子（御覽之下有有字）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徼（御覽作而執此句）執爭而食之（御覽作而執爭以食之　姚振宗補校七十卷十七）

有嘯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轍歷無定主大駭於天下（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盛魄重輸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太平御覽卷三又卷四）水生於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於水未有抱樹而焦者（太平御覽卷五十一又卷九百五十二山作石溺作木兩於字據補）黃帝將適昆侖之邱中路迷容成子乘翠虯之蓋建日月之旌驂參虹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謂容成子曰吾將劍子一蛫梱于一邱（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黃帝玄紫兒句又北堂書鈔卷十六引適昆吾之邱句）

荀子（姚振宗補校七十卷十八）

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於玄圃子直代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遂而爲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太平御覽卷七十九　北堂書鈔卷十一引息爲元圃句）

齊醜禹於洞庭之野（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懷怛之心焉逢曰天下皆之而君樂臣爲殷殷孰有心悅而殷殷不悅乎桀曰龍子諫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

石也臣視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寇危石而不墜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予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就炮烙之刑吾親予亡乎知我不亡龍逢行歎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故涉新我桀而人不知布武而趨乃赴火而死（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四百五十七引龍逢述桀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履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寇危而不墜履春冰而不陷者桀乃笑而惡之曰予且就炮烙之刑龍逢布武而趨赴火而死者乎及布武四字據補汉六百四十七作息我炮烙下有故涉新我八字據補）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邱

明曰寡人欲以孔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邱明曰孔某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遂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牛之珍而與羊謀其芻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不以三桓謀而召孔

子爲司徒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又卷六十九十四引云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裘不可得（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一）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罷唯欲一鉼寢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酌投河三軍醉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太平御覽卷四百四）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九）

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多然以天下

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

惡子家窮儉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多熱請以割子可乎惡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倘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倘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六）

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其儀自移而徙社以從

陰及至暮反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在以從陰而遠露之漏於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涇是巧於用書而拙於用夕矣不處曜而辭陰反林白露此亦取之至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九）

陶之貧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踞拄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弔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哭何鄰人之不通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

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相之曰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聞鳥喙者食毋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毋爲之災今太子非子之不吉但其王爲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一）

荀子（卷二十一）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懸衡以曜明故鑒人衡以定珠故內照（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

君子之知人者看如明鏡貴以智明故鑒人也

荊山不貴玉鑒人不貴珠（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漢王聞朱縢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朱縢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朱縢子愛然而慙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室之羊其於臧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朕不願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

天羅廓宇野人猶有罟罭之勤（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漢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也食非升不食葅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呪壓以延生但棄以養齡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荀子

下安其族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閒趍燈而死者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又卷九百九十一）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閱之殫百乘之價終年而不得像過賈也今使愛賢之若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又類聚卷九十三引多被略

吾與元子觀東海釋觀而升平岐山未中路而意馬

荀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荀子曰六合不可忘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觀之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
達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
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益我
成百則牧數足矣鄰書與之從此觀之富者非富貧
者非貧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賓于乘聚萬駟矣力欲
珍愛黎會金玉其得之耶晏若愛對曰臣聞堉玉之
外有烏焉曰仓趐民謂爲羽豪其爲烏也非龍肺不
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
苟子　郑環備補校七十卷二十三

弗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非珍乃爲君
之患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七

務光自投盧盧江之伯以赤鯉送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六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觀
曰臣嘗晝寢悵然周羣發之關乎衣中曰臣嘗夢之
肌珍臣頃魯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
大半發父止之曰我與爾所處不過容口奚用爾爭
交戰爲哉羣發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爲君之臧亦以
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發之

知竊謂君蓋之魯侯曰善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引抱朴子卷十云石生金木生蝎

苟子與元子登乎太山下臨子仞木淵上蔭百丈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邱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其猶木大守腊瓦雞司晨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引其猶二句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人探其果之苟子　士鄭環備補校七十卷二十四

煩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鬻老持予逃趙相於曰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四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禽曰春風啟百草敷蔚吾不知其枯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

少子一卷南齊張融撰融字思光吳郡吳人官至司徒右長史事蹟具南齊書本傳孔稚圭答融司徒書云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通道佛云云阮孝緒七錄載少子五卷晁志云梁有又云亡唐志不著曰佚已久釋僧祐採入宏明集南齊頼獄傳一引其略餘門律本傳載有問律自序問律疑門律並據輯錄其書究明二氏大旨謂百聖同投本末無異周刻山次與往復論難倒兵乃已史稱融元義無師法而神解

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自序其文不阡不怕非途非路亦可謂善自寫照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故當使常有其體文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關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顯溫涼而錯寒暑綠衰榮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此事不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鍊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何顯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滴波塵洗猶沐無得鈎聲同利塹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嘗嗜僧言多卑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南齊書張融傳

門論

吾門世俗佛易氏參道道也與佛逕極無二致然不勁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逕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醱之不變三皇之聖豈三與此昔殊時故不同俱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爲用照証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當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逕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逕而無傳於道本書於三何兩孔周劉山茨程僧弘明集諸子書類敘

少子

舊引張融門律云道之與佛逕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主鴻當一耳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疏喪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何況營舟失柁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蝉寸每遠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兒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周劉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頤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踰誠不待奘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左過此而

能與仲尼相若者蓋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相有涇渭與脩之際不至朱紫但苦積懷抱未暇盡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以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文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衆條裁幸因雅趣試其極言且略如左逕間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逕極無二致終不勁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逕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

少子

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資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逕極無二者爲逕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窮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儒處無法性其迹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

鴻常一鴻平大澄本雖一乃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那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雨殊非竟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滬馳佛道無免二乖南齊書引作未知高鑒條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與未能聽說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夠泌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瑗杖悠然日鑒儒霊閻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其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少子

用宜可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同上南齊書顧歡傳引周顒難曰虛無法性其歸雖同位歌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道極無二者爲道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至其指旨乎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唯道佛迹而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榮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末未俱異邪既欲猜探彼我方和究涉理類所闇不得無

答周顒書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凡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起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別何律故告氣絕命憑魄中險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繪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平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

少子

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聞情波照鼓欲神精明騖動識用沈溺所以倒心下灌照闇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嘏載營抱壹居凝通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安可而得使靜而不相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道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似救生靈中疎志庶足下因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嗣五而神

當一皇有三而道無二皇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
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
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譽歎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
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
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圓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
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寥釋然而
右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處寂然以湛

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
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
二親情攸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雖合令
動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鄣
之必方淺所以吾下之翁且藏即色顯其所有不震
其情尊其所無漸時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
可西風盡墨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淑不其可乎若
調調老氏不盡乎無周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
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

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
逆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阿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
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
非皃則乙答彼周曰非皃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
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直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猶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地本
已吐前旗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
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欲方興未能
戢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亦
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
意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旨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麈巾環杖悠然自擊儻羣聞問從來
何訝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訟田非文王所知也碎
白玉以泯關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安山皃乙
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白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其是分迹雙行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勁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譏於道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變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嫌且寶聖宜本逸匪情急知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沓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爰儒言未知足下雖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未俱異邪答彼周曰

少子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蹈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異更以涯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者自縱橫淡出

周顒重答書

周顒頓首未可以遯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謂是則秩恤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圓腔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廣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著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都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設

少子

尊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空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詘尚靜涉累實復是道家之所以有坻宏教前白所謂貴老賢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王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路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徐既說衆機自寢足下猶欲抗道源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倚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妄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伯陽專氣致柔等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虛自拂一棄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圓容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天心虛自拂一棄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亦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虛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問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斯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盛倘賜餘慮惟足下其盼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踦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咎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鑿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日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鳧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
躭旨躭而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
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
眞論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爲公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立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
情之所敢速也

通源曰虛舟二國之圖田非文王所知也斯白鹿巾
之室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豈安能了之哉周之

問曰足下稱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閡矣足下
謂法性以即色圓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詣曰爾不同
我吾與爾闊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
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
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與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
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暇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
於五通何獨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集於道

躭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闚道故先局垣隙周之問曰足下
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闚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
義本縱言直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並同
上

夷夏論一卷南齊顧歡撰歡有周易論語名注已著錄經編齊書本傳云歡以佛道二家立教之異學者非毀乃著夷夏論又謂歡雖同二法而意黜道教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隋志道家著目一卷云梁二卷隋代已非完帙唐志不著錄今依唯齊書及南史本傳載其畧茲據錄之夫釋老二教皆背中道而旁馳佞佛者固失歆元者豈即爲得存其說以著受蔽之故袁粲駁附見本書倘拾梵夾亦未足鼓砭乎勝理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嫏嬛館補校

夷夏論

南齊　顧歡　撰

夫耕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與焉此出立妙內稱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譬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名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客翦髮曡衣羣夷之服肇跣磬折候伺之恭佩蹲狗踞蹉跎之節植頰椓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義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舉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爲王歟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

嫏嬛館補校

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殊車均於致達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此而有夷夏之別若論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有妻孥上慶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仲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什翼之賢猶忘篇就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乘矣屢見刻舷沙門

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西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滋亂之本也尊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足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眞則合但無生之教睽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脩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假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蹈夷之儀裹羅之辮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蟬嘻烏聒何足迕効

道人通公駁

曰日淳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人關方炳斯端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曰末光惡釋遺

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滕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綵爲虔不尚跽倣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戎善行爰跽者恒遵文王造周大伯創異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淸信之士袭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

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出胡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淵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

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蓋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雜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强獷乃復名人類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戎之於後又卅

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貴貴故戒業可遵戎俗賤賤故吉親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蕃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遷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

在何許若以蕃落爲異則胡雖蕃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在常住之象常道執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異異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樂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南齊書顧歡傳　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十三引道經曰至无極壽前後約本傳之文

惠子一卷周惠施撰戰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紀其事言莊子至梁篇云惠子相梁則施魏人作相在惠襄之世至哀王時猶存也漢志名家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並時其書隋唐志皆不著日佚已久茲從羣書所引輯錄十四節篇中策議惟在勢位間度其得失而譬其利害辯言饒鼓強口譽人呂覽淫辭篇記其爲魏惠王爲法翟翦以鄭衛之音誘之莊子亦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然以彈喻譬以尺棰辯用殊令人解頤也歷城馬國翰

嫏嬛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三

竹吾甫

惠子

周惠施撰

歷物惠子引惠施歷物之意歷物足其篇名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晬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

嫏嬛館補校　七十二卷十四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鄧有天下大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鏃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惠子曰天地其壯乎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羿子非弓慈母入室閉户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窮子（韓非子說林）

田駢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駢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啟其一目笑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啟君笑爲不殺君曰不能勿啟惠子曰田駢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駢之於欺人瞽也君笑猶爲鄒君乃不殺

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一姓氏急就篇補校七十二卷十五引惠子案慧與惠同非）

惠子

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之可不審察也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莊子說林）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辭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呂氏春秋不屈篇）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與農夫得而殺之矣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揆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揆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不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

惠子（三姓氏急就篇補校七十二卷十六）

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膻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强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嫱至宜安矜嫱媚行賢子操燋火而鉅新婦曰燋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敝昭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倘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苟人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詩箋曰檜儈新婦哉並同上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蝡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飽則莫宜之此鼎矣呂氏春秋應言篇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勢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水之尾榮水謂其墓見枹之前和文王曰諸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榮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諸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薄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

四庫全書補校　七十二卷十七

惠子
若此而不爲竟者蓋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更葬
呂氏春秋開春論
戰國策魏策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文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聲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聲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冥晷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呂氏春秋愛類篇

五庫全書補校　七十二卷十八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其右半裂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戰國策魏策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並同上
夫吹管也猶有嘔也吹劒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譽猶一吹也莊子則陽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惠子　六臣文選補校　七十二卷十九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劉向說苑善說篇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若船栺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

乎惠子曰子居艘栺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豪豪如未視之狗耳說苑雜言篇
惠子　七　文選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

宋子　周宋鈃撰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莊子雜篇天下引此下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案莊子以此稱宋鈃蓋述其書之語也）

宋鈃二字據莊子補作爲華山之冠以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

揅經室續集　七十五卷二十七

宋子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同上云引命之曰云云亦莊子述宋鈃書語）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同上云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引俟曰云云）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同上云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云云）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同上君子上有曰字亦莊子述宋鈃語）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內（同上云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麤其行適至是而止禁攻二句用兩以字亦述其書之大旨下二句莊子約言其書而論之也）

宋子

揅經室續集　七十五卷二十八

附錄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趙岐注宋牼宋人名牼孫奭正義牼與銒同口莖反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貪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銒也楊倞注宋銒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

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設不爭鬬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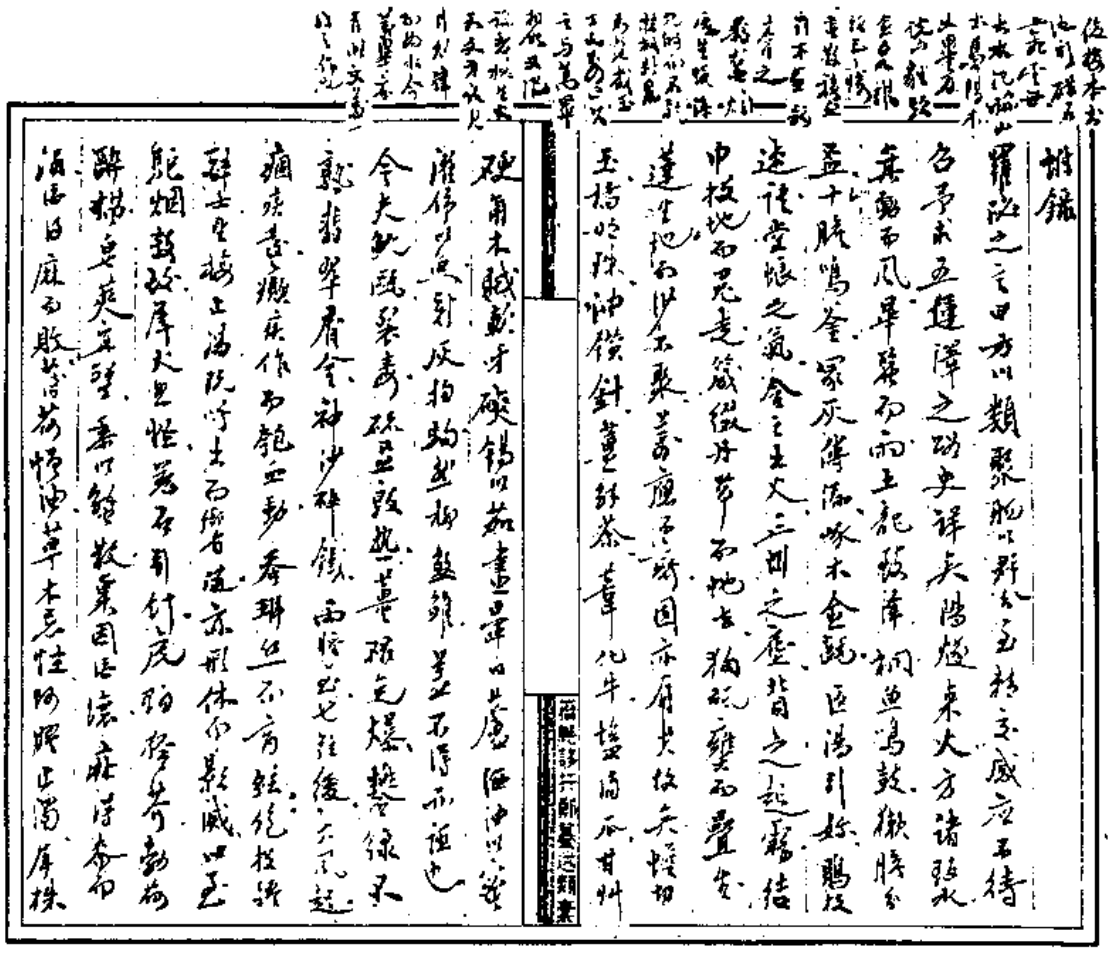
宋子

裴子語林二卷晉裴啓撰按劉峻世說新語注引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

葛道豹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隋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下注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云梁有又云亡玄覽諸書所引輯錄其有數引不同並據制補遺爲二卷續晉陽秋謂其載謝太傅事不實似未必盡能傳信然文筆清儁劉義慶作世說新語取之甚多則亦小說之佳品也歷城馬國翰

裴子語林

竹吾甫



雜錄

羅浮之山四面方廣各三百里類聚諸山秦人以石為城以象之徐道覆隱居羅浮山記

名曰五通澤之幽史祥夫陽燧承火方諸取水五通澤之幽史祥夫陽燧承火方諸取水

春秋元命苞曰凡畢星為雨主起陰洿洞出鳴鼓檄將令

益十脫鳴釜冢灰傳酒啄木金蛇西流引蛇鵝皮

述征賦之氣金生大二四之度皆之起露結

申拉地石見走蛾從升草石地出獨乾雙石置女

蓬生地石伊石聚黃鹿不觸國亦有史拉矢楛矢

玉指的珠神簡針筆紙茶韋仇牛協同石甘州

硬角木賊獸牙硬錫石茹畫出羊石虎魂石

雜修以史針灰拍動出柳盤雖黃石浮石硬也

令矢鏃既裂毒矢敗血救赦毒殊毛爆整綠青

鄭翡翠屑金神沙神鐵雨修出七注後六乙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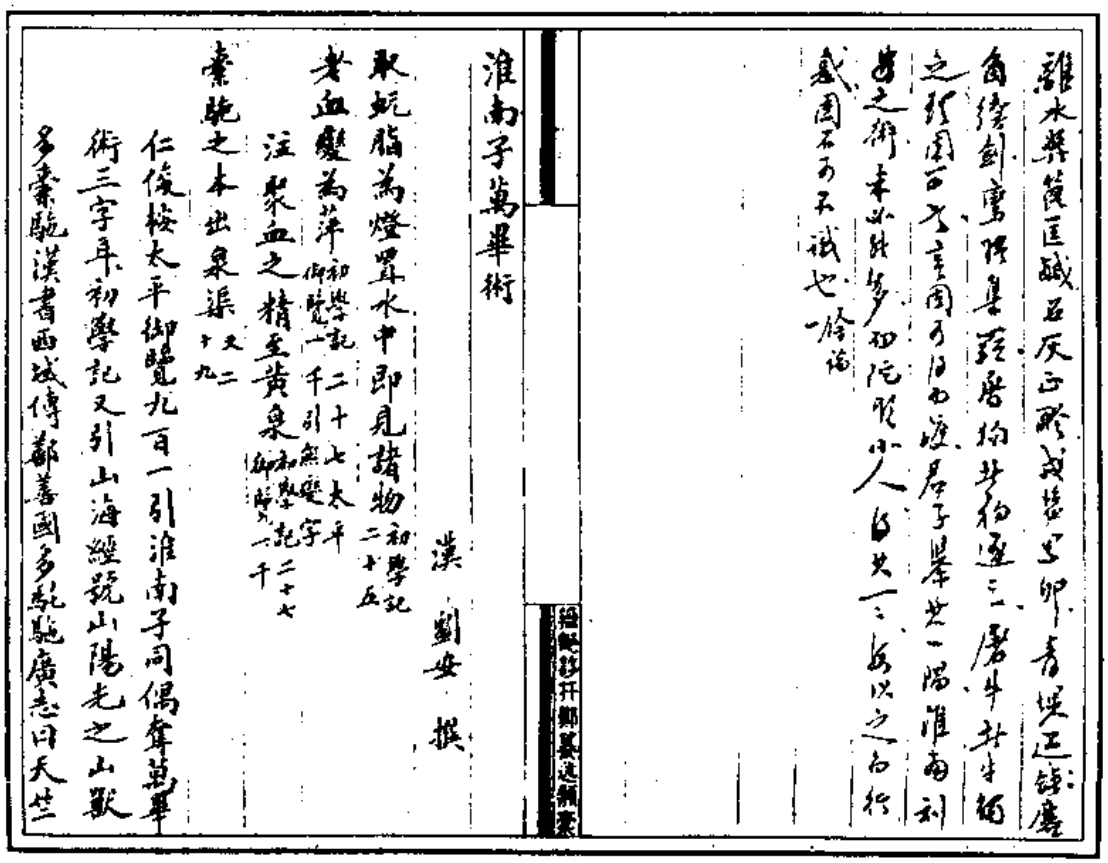
痲疹毒癩疾作石鮑血動春聊血不方蛭化拉蛇

群士皆梯上海沉水土石卿者蓬京形休石影威出玉

龍烟鼓政厚大里性為石有針虎石修參動為

聯梯皮夾蓬望春出鮑牧東國出法莊浮春石

酒西日庭石敗出為悟沖草本忘性明明正濁厚株



雜水葬簟區臧石灰正酸或盛出卵香埃正錄唐

角徐劍鷹隋集莊磨物芝物逐二屠牛計牛角

之狂國石大主國石日石逐君子墓出一陽淮南刻

傳之術春出蛇多加化蛇小人白大一六以之石作

盛國石石天祇也一徐論

淮南子萬畢術　漢　劉安　撰

取蛇腦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初學記二十五

老血變為萍初學記二十七太平御覽一千引無變字

注聚血之精至黃泉太平御覽一千

棄鼈之本出泉渠又二十九

仁俊按太平御覽九百一引淮南子同偽奪萬畢

術三字并初學記又引山海經說山陽老之山獸

多棄鼈漢書西域傳鄯善國多棄鼈廣志曰大甘

以北多乾鹽

首澤浮針意林逸文御覽七百三十八百三十針作鍼

注頭中垢塞針孔置水中則浮意林逸文御覽七百二十六八百三十

仁俊按意林合注引之未引白御覽引作取頭中垢以塗塞其孔置水即浮八百三十引取頭中垢塗鍼塞其孔水中則浮鍼載為詳備

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蓋其垠也意林逸文御覽七百六十六八百九十

仁俊按垠乃臭字形近而譌御覽皆引作臭可證

惟七百六十六未引末句

取大鏡高懸置水盆于其下則見四鄰兵意林逸文

取弗湯置甌中密以新綿沈中三日風水意林逸文

取鴻毛繫重物之可以渡江不溺意林逸文御覽七百四九百十六

注置鴻毛於綿囊可以渡江不溺也御覽九百十六

仁俊按御覽七百四引鴻毛囊之可以渡江乃節引

馬好嗑人取僵蠶塗其上唇即差意林逸文御覽七百三十六

僵蠶使馬不食御覽八百二十五

注欲食之以桑拭口鼻即食兵馬書蠶人亦以僵蠶看拭人即不蠶也御覽八百二十五

仁俊按此注最詳備御覽七百三十六引白馬蠶人取僵蠶塗上脣即止復不蠶人此亦約文復不二字誤倒嗑俗字唇亦俗字當作齧作脣

取門冬赤泰漬以猪血陰乾之欲飲酒者取一丸置舌下以含之令人不醉意林逸文御覽七百三十六

仁俊按御覽七百三十六引同無酒者以三字含作吞

門冬赤泰蓬改為北令婦人不妬御覽八百四十二

仁俊按御覽八百四十二又有取門冬云云與七百三十六引同

欲致疾風焚雞羽御覽九

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具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盥即當滅矣又三七月七日採宇宮陰乾之令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效又三十一九百四十六有取字取宇宮蟲銅以丹砂陰乾塗婦人身男令即滅又七百三十六

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陽雜以桃弧七枝則無鬼疫又三
仁俊按養生要術臘夜持椒臥井旁勿與人言被
于井中除溫疫見御覽三十三引亦避疫之方也
東行馬蹄中土合人卧不起又三
注取東行白馬蹄下土三家井中泥合土和之置
卧人牖上即不能起又三
注取竈前三寸方半寸取中土持之遠出令人不
恩故鄉又三
埋石四隅家無鬼又五
注取蒼石四枝及桃七枝以桃弧射之乃取併埋
弓矢四隅故無鬼魅又五
方諸取水十又五
注方諸形若林檎耳以五石合治以十二月壬子
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又五
仁俊按本書天文訓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也
華嚴音義上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引許慎方諸
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污而向月則得水也見陶

君異同詁二御覽五十八又引抱朴子水出於方
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
牛角十四可以強弩又三
注取牛角十四枚曲蟠白顙者二七以三尺新布
裹之活塗布著之元令人見用之拔弩令溫引之
枝半力也又三
鴻毛囊之可以渡江又
注藏鴻毛滿囊可渡江不溺也又
仁俊按御覽九百十六引注作藏鴻毛於線囊
可以渡江不溺也
慈石提篆又
注取雞磨針鐵以相和慈石置篆頭向上自相投
也又
注雞血口作針口磨鐵摇之以和磁石日塗篆頭
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又
仁俊按慈者磁同音假字提者誤字當以拒字為
正七百三十六未別白注文
鵲腦令人相愛又

注取雌雄鶏各一矰之四道通兩翼日與人共飲
酒置腦中則相愛也又七百　載石蚕経注引道士無
三十六　名氏傳
注取鶏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之於道中以與人酒
中飲則相愛又九百
二十一
仁俊按御覽七百三十六未別白注文
槐生火又七百三十六
又卷五十四
仁俊按論語鑽燧改火注冬取槐檀之火
膠投水則清又
仁俊按抱朴子嘉遯篇阿膠不能止黄河之濁
弊箕止瘧又
注取箕以內醫中瘧者箕下又
赤布在戶婦人留連又
注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為灰置牀上即不
復去令婦人知又
仁俊按二條引未別白注文
取苓皮置甕中自沸如雨也又
仁俊此注文而御覽未引正文
梧木成蟲又九百五十
六引脩仁相

注梧木置十碩瓦甕中氣蓋則出蟲又
注取十石瓦甕滿水中置桐製中蓋之三四日氣
如雷作
銅甕雷鳴又五十九百
注取沸湯置甕中沉之井裏則鳴數十里又
注取沸湯著銅甕中密塞堅內之井則雷鳴聞數
里七百五
十八
取家利黍以哺兒兒不思母又八百五十引
注取新家前利黍用哺兒則不思母也又八百
五十
艾火令雞子飛九百二
十七
注取雞子去黃凝然艾火內空中疾風高舉自飛去
七百三
十六
注取雞子去其汁然艾火內空卵中疾風周舉之
飛九百二
十七
仁俊按御覽七百三十六誤引注作正文
磁石懸入井亡人自歸九百八
十八
注取亡人衣來磁石懸空中亡者自歸安七百三
百八
十八

仁俊按御覽九百八十八引注衣下多帶字宝作
井亡者作亡人無矣字七百三十六引注未別白
蜘蛛塗布而雨自晞九百四
注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七百三
注取蜘蛛置竈中食以賣百日煞以塗布而雨不
能濡也九百四
仁俊按二處引注皆未別白
蜘蛛塗足不用橋梁九百四
注蜘蛛與水狗及豬肪置竈中密以新繒仍懸宝

後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
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內竈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
行水上九百四
仁俊按水上句下御覽又引故曰蜘蛛塗足不用
橋梁此正文也今據補
馬毛火屈親友自絕八百九
注取馬尾火之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七百
六
注取馬毛犬尾置朋友夫婦衣中自相憎也八百
九十

六九百五引覽下多之字未無矣字
削水令圓擊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七百三
仁俊按此注文御覽未別白
牛膽鳴釜七百五
注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七百三十六 八百九
仁俊按七百五十七膽下有以字即下有自字七
百三十六及八百九十九御覽皆未別白注文
牛膽塗舟與知其誰八百九
注取八蔵黃牛膽挂三寸著腹中百日以成因使

巧工刻象人丈夫著冠下為女子著頭上為女兒
著頭下盛以五綵囊先宿齋無令人知也
拔劍倚門兒不哭七百五
取伯勞血塗金人不取化為石也又
狼皮在戶羊不出羊畏狼故也又
燒木買酒人民自聚又
聚集大家未別作人脩朝朝祭之人聚也又
仁俊按四條皆注文御覽未別白
蝟膏塗鐵永可折又九百十二

仁俊按七百三十六引可誤作不令正

龜腦得火可以燃鐵九百三

注取龜殺之燒鐵如炭狀以焠其腦中鐵自然又仁俊按此條錯誤拘忘二日龜腦得火可以燃鐵不必十

犀角驗九百十

注犀角置孤穴中孤不歸七百三十六九百九

鴆脛血塗雞頭不能起七百三十六

仁俊按二條御覽未別自作注

鴆腦令雞自伏九百二十三

注取鴆腦以塗雞自即伏不能起也又

馬蹄破雙八百九十九

注取馬蹄燒如炭置甕中有頃破矣又

白芳七結浴螫八百二十五

鹽能累卵八百六十三九百二十八

注取戎鹽塗卵取他卵置其上即累也六百六十五九百八十

仁俊按御覽九百二十八引正文能作之注引作取鹽塗卵取他卵置上則累矣

取蛇脂為燈置其中即見諸物八百七十

仁俊按此注文御覽未別自

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九百二

仁俊按此亦注文

歸終知來惺惺知往九百八

注歸終惺惺並神獸又

人面擊地飛鳥自下九百十四

注取巢木為人形飲鳥而血塗人面以擊地飛為自下又

孤桃之象令雞夜鳴九百十

注取孤桃南北行枝長三尺折以為象令以三歲雄雞血夜告牖下又

寒皐斷舌使語九百二十三

注取寒皐斷其舌即語矣寒皐一名鸛鶇又

伯勞使蛇蛇蟬又

注乃天使然也又

伯勞金人不敢取九百二十三

注取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也又

仁俊按七百三十六引取伯勞血塗金人不敢化

為石也

蝦蟇得风平時為鷄九百二十四

注取瓜去瓣置生蝦蟇其中殺鷄以血塗风眸塞之埋東垣北角深三尺其平旦發出之以為鷄矣

又

瓦正鼻鳴九百二　北戶錄一

注取瓦向风之瓦自正物相勝其性耳

鷄鴿致禽又

注取鷄鴿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羅其旁

若燒龜致鼈九百三十二

注取龜燒之鼈即至又

青泥救鼈得覓復生又

烏喙蛇肝病作不苦九百三十三

注取烏喙蛇肝各等治和丸如梧桐實病欲作吞一丸人不傷矣又

燒蟹致氣九百四十二

螢火卻馬九百四十五

注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卻不敢行丸

守宮塗臍婦人無子九百四十六

注取守宮一枚置甕中及蛇衣以新布密裹之懸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蛇衣分等以唾和之塗婦人臍令溫即無子矣又

荅皮蜻脂魚鼈自聚九百四十七

注取荅皮漬水斗半燒石如厌狀以淬蜻脂置荅皮水中七日已置治則魚鼈自聚矣又

竹蟲飲人自言其誠九百四十八

注竹蟲三枚竹黃十枚治之欲得人情取藥如大豆燒酒中飲之不令醉以問其事必得其實也又

桑成蟭螟又

注以秋冬穫桑中即生蟭螟也又

青蚨還錢九百五十

注青蚨一名魚貳曰蒲以其子母各等置盒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後聞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以其錢更易市置子

用母置母用子錢皆自選也又

沙蝨一名逢活一名地脾又

仁俊按此注文御覽未引

八月榆標令人不飢九百五十

注以美酒漬榆標曝乾以清漿米煮羹食令相合欲不食者三指撮酒以服之即不飢耳又

南山牡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有月掌時起之九百五十九

仁俊按此疑注文

藥令面悅又

注藥葉三寸七莖三枝大棗七枚膠和塗面不得四五日立悅矣先以湯洗面乃傅藥又

取曾青十斤燒之以水灑其地雲起如山雲矣曾青為藥令人不老九百八

仁俊按此亦注文御覽又引衡山記曰衡山有曾青崗曾青可合仙藥又引本草經曰曾青生蜀郡名山其山有銅者曾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能化金銅

白青得鐵即化為銅又

仁俊按御覽又引許慎曰白青出白郡吳氏本草曰生孫亭可消為銅

朱沙為汞又

仁俊按朱沙即水銀御覽又引廣雅水銀謂之汞

消煅通段字

岑皮殺水九百九十二

仁俊按御覽又引吳氏本草岑皮一名參皮又引建康記建康出參皮

莽草浮魚九百八十三

注取莽草葉并陳粟米合擣之以內水魚皆死又

迴風之草見八方九百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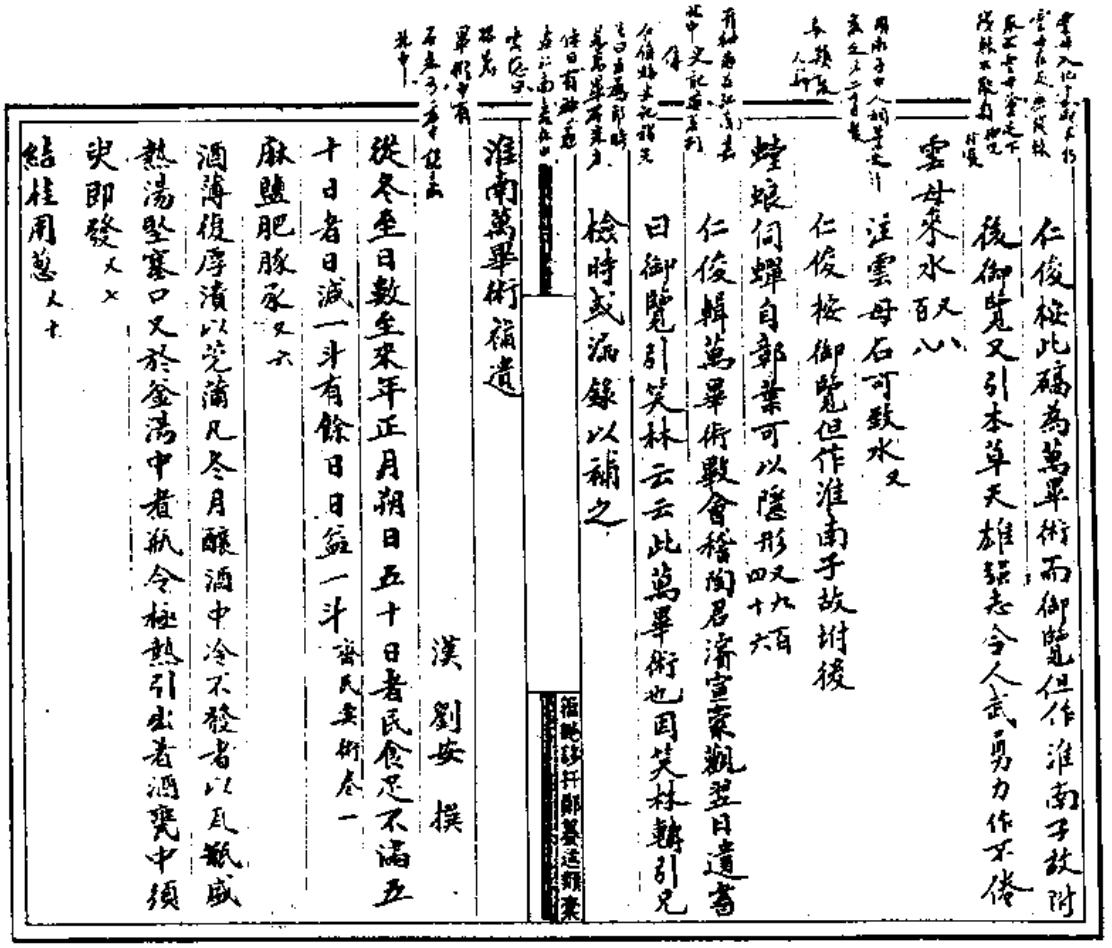
注取迴風草三寸三枝五寸五枝以城面面土三家不及井中青泥南雞欲上栖不上者并治合為丸磨其面目出戶視八方矣又

酒漿復摩漬以沃蒲九百九十九

注斷蒲漬酒中有頃出之即酒摩也又

天雄雄雞志氣益九百九十

注取天雄二枚納雄雞腹中搗生食之令人勇又



仁俊按此稱為萬畢術而御覽但作淮南子故附
後御覽又引本草天雄名烏喙亦名奚毒
雲母柔水百八
注雲母石可致水又
仁俊按御覽但作淮南子故附後
螳螂伺蟬自鄴葉可以隱形又九百
仁俊輯萬畢術數會稽閻君濟宣家觀其日遺書
日御覽引笑林云云此萬畢術也因笑林類引之
檢時或漏錄以補之

淮南萬畢術補遺

漢劉安撰

從冬至日數至來年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
十日者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斗當民安術食一
麻鹽肥豚豕又六
酒薄復摩漬以完滿凡冬月釀酒中冷不發者以瓦甑盛
熱湯堅塞口又於釜湯中煮瓶令極熱引出者酒甕中須
臾即發又又
結桂用葱又十

千歲羊肝化為地宇燒燸得水卒時為鶴復神記見
玉燭寶典及初學記引

淮南萬畢術補錄

萬歲蟲除頭上有角鎖下有丹書重入字名曰肉芝以
五月五日取陰乾以其足畫地即流水帶之於身能辟
兵說郛載注氏要覽　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抱朴子略同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金鍮已試有驗博物
志曰物理
煎麻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可內手攪之得
水則焰起散手不滅此亦試之有驗

庶州漏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惟蔥葉不漏又
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又
猪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又
蟹漆相合成為神仙又無術
剖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又
取大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此未試又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
化成青真珠又云埋於正中門又

取蠶蛙合如碁子大搗赤莧汁和厚以筆苞五六日
中作投地中經日悉癒盡成蠶也又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繞井三面取
井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又十雜記下
福威蒸麥成蚊蝶宗懍荊楚歲時記太平御覽卷二十
三並引干寶變化論陰佃埤雅釋蟲引
干寶
驪龍之睛見百里纖芥埤雅釋魚引陰陽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玉同
上

蟾蜍鄉黃白其口出同上引
自然論
雖鴟不再匹埤雅釋鳥
鷺目感而受胎鵲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交枝
同
上
蜂無王而盡死埤雅釋蟲
螣蛇騰而有孚白鷺視而有胎
蝙蝠夜值庚申乃伏並同
上
鵠之為猿蛇之為鼈同上引
變化序
鴆食桑葚則醉猫食薤荷則醉虎食狗則醉錢曾讀書敏求記
九
土龍致澤桐魚鳴鼓鯛膽分盃石膽鳴金家欠傳滿
啄木愈齲臣湯引妳鵑枝連語堂娘之氣含之生火
巳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蔵緹丹帶而
蛇去狗臥糞而蝨生蓬生蓬地而沙不聚蟾切玉橘
軟牙硬錫以加畫墨以蓋油油以蠶灌錦以魚新灰
拘駒然柳熱雞蓋不得而蝨也鮫甌裂毒瓜盃毀熱
蓋磁免煨藥線不燃翡翠屑金和沙碎鐵雨將至
七弦緩大風起痼疾發癲疾作而鼽血動蜚蠊知

商紂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既咽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駝酒投鼓犀火照怪蕊石引針虎珀拾芥劒荷醉貓息英宜蟹黍以鱉酒散棗因酒痕麻得泰而酒酒得麻而敗薄荷惜油草木忌怪阿膠止渴犀林離水弊篦匡鍼石灰正醪戎鹽累卵青裸還錢虜角續劍鸞膠集弦屠狗者狗逐者之屠牛者牛觸之路之
一卷論

淮南枕中記

漢劉安撰

西河女子服枸杞法正月上寅採根二月上卯治服之三月上辰採莖四月上巳治服之五月上午採葉六月上未治服之七月上申採花八月上酉治服之九月上戌採子十月上亥治服之十一月上子採根十二月上丑治服之又有并花實根莖作煎及單搗子汁煎膏服之其功益等輕身益壽
出神仙傳記三十六

仁俊按廣記三十六曰四時纂要云九月收枸杞

淡酒飲之不老不白去一切風枕中記云云據此似為萬畢文以明引枕中記特表出焉

墓經

漢劉安撰

西陵氏勘靈掾路史後紀五